十誦律/卷第 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十九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十九(第三誦之六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四波羅提舍尼法

佛在舍衛國。時世飢儉，華色比丘尼有德，多知多識，能多得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湯藥諸所須物。是比丘尼晨朝早起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。時見諸比丘眾舍衛城乞食不得，愁惱不樂。是比丘尼看諸比丘鉢中，少少與少、少半與半、都無都與。是比丘尼一日乞食所得，盡以與諸比丘。如是二三日，以不得食故，於巷中迷悶倒地。一賈客見已語其婦言：「華色比丘尼於巷中倒地，汝扶令起將來。」婦即去扶起將來入舍，疾作粰[米*留]粥與已得醒。問言：「汝何所患苦？有何疾病？有何急於巷中倒地？」比丘尼言：「我無病、無痛、無急。我不得食故，迷悶巷中倒地。」又問：「汝為乞食不能得耶？」答言：「我乞食得，以諸大眾於舍衛城乞食不得愁惱不樂。我看比丘鉢中，少少與少、少半與半、都無都與。如是二三日，我斷食，是故迷悶巷中倒地。」諸居士聞是事心不喜，呵責言：「是沙門釋子不知時不知量，若施者不知量，受者應知量。是華色比丘尼以斷食故垂死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

比丘僧，以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不知時不知量。若施者不知量，受者應知量。是華色比丘尼以斷食故垂死。」種種因緣呵責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不病入聚落中，非親里比丘尼所自手受食，是比丘應向餘比丘說是罪：『長老！我墮可呵法不是處，是法可悔，我今發露悔過。』是名波羅提提舍尼法。」

病者，風盛、熱盛、冷盛，噉是食得差，是名為病。除是因緣，名為不病。

非親里者，親里名若母、若女、若姊妹，乃至七世因緣，是名親里。除是名非親里。

食者，五種佉陀尼食、五蒲闍尼食、五似食。五佉陀尼食者，根、莖、葉、磨、果。五蒲闍尼食者，飯、麨、糒、魚、肉。五似食者，糜、粟、麥、莠子、迦師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不病入聚落中，非親里比丘尼所自手受根食，得波羅提提舍尼罪。莖、葉、磨、果食；飯、麨、糒、魚、肉食；糜、粟、麥、莠子、迦師，皆波羅提提舍尼罪。

不犯者，若病若親里比丘尼、若天祠中多人聚中與、若沙門住處與、若聚落外比丘尼坊舍中與者，不犯。(一法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一居士，請佛及二部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。居士知佛默然受已，頭面禮足右遶而去，還自舍辦種種多美飲食，晨朝敷坐處，遣使白佛時到：「食具已辦，佛自知時。」佛即與二部僧入居士舍坐。居士見佛及僧坐已，自手行水欲下食時。是中有助調達比丘尼，為六群比丘故，教檀越言：「此第一上座、此第二上座、此是持律、此是法師，與是比丘飯、與是比丘羹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我等不知誰是第一上座？誰是第二上座？誰是持律？誰是法師？此中多有飲食，自當遍與。莫散亂語，若散亂語者，汝自起行食，我等當住。」佛遙見比丘尼作散亂事，聞諸居士呵責。食後以是因緣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噉比丘尼所教與食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有諸比丘白衣家請食，是中有比丘尼指示言：『與是比丘飯、與是比丘羹。』諸比丘應語是比丘尼：『小住！待諸比丘食竟。』若諸比丘中無有一比丘語是比丘尼『小住！待諸比丘食竟。』者，是一切諸比丘，應向餘比丘言：『長老！我等墮可呵法不是處。是法可悔，我今發露悔過。』是名波羅提提舍尼法。」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受比丘尼所教與食，得波羅提提舍尼罪。隨受，隨得爾所波羅提提舍尼罪。

若二部僧共坐，一部僧中若有一人語是比丘尼者，第二部亦名為語。若別入別坐別食別出者，是中入檀越門比丘，應問出比丘：「何比丘尼是中教檀越與比丘食？」答言：「某。」應問：「約勅未？」答言：「已約勅。」是入比丘亦名約勅。有諸比丘出城門時，有比丘入者，應問出者。若出者未約勅，入者應約勅。若出者已約勅，入者亦名約勅。(二法)

佛在維耶離。爾時有象師，名首羅，富貴有威德、多饒財寶、人民田宅種種成就。是人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，見四諦得初道，好檀越施不能籌量。是人一月得官廩千金錢，持用布施及餘所有物，不能供足，婦兒飢乏。諸居士瞋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不知時、不知量。若施者不知量，受者應知量。是首羅象師本富饒財物，布施不知量與，不能供足，婦兒飢乏甚可憐愍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，呵責諸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不知時不知量。若施者不知量，受者應知量。是首羅象師，好檀越施不能量故與，不能供婦兒飢乏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與首羅象師作學家羯磨，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入是家不得自手受食。若更有如是人僧，亦應與作學家羯磨。學家羯磨者，僧一心和合，一比丘僧中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首羅象師學家，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入是學家不得自手受食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首羅居士作學家羯磨，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不得入是家自手受食。白如是。』如是白二羯磨。『僧與首羅象師作學家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

是首羅象師，聞僧為作學家羯磨，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不得入我舍自手受食。聞已即詣佛所，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，白佛言：「願佛與我捨是學家羯磨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為首羅居士捨學家羯磨。若更有如首羅居士乞者，亦應為捨。捨法者，一心和合僧，是首羅居士，從坐起偏袒右肩、脫革屣合掌白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我首羅居士布施不知量與，不能供婦兒飢乏，以是因緣故，僧為我作學家羯磨，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入我舍不得自手受食。我今從僧乞捨學家羯磨，如本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入我舍自手受食。』如是應第二、第三乞。僧應籌量宜可捨、不可捨。若首羅象師財損減不增長，爾時若乞、不乞，不應捨。若首羅居士財物增長，若乞不乞，皆應與捨。若首羅象師財物不增不減，爾時若乞應捨，

不乞不應捨。是中一比丘應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是首羅象師先作檀越，布施不知量與，不能供婦兒飢乏。僧以是故，與作學家羯磨，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入是舍不得自手受食。今是首羅象師，從僧乞捨學家羯磨，「如本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聽我舍自手受食。」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與首羅象師捨學家羯磨，如本聽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入舍自手受食。白如是。』如是白四羯磨。『僧與首羅居士捨學家羯磨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』」佛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有諸學家，僧作學家羯磨竟，若比丘，如是學家先不請後來自手受食，是比丘應向餘比丘說罪。作是言：『長老！我墮可呵法不是處，是法可悔。我今發露悔過。』是名波羅提提舍尼法。」

學家者，得初道家。

作學羯磨者，僧與是家作學羯磨。

先不請者，是學家先不請後來自手受食者，五佉陀尼食、五蒲闍尼食、五似食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學家中，先不請後來自手受食，受根食波羅提提舍尼罪。莖、葉、磨、果、飯、麨、糒、魚、肉、糜、粟、　　麥、莠子、迦師食，皆波羅提提舍尼。隨自手受，隨得爾所波羅提提舍尼罪。(三法)

佛在迦維羅衛國，爾時諸釋子向暮食時，見食好香美，作是念：「我等不應獨噉如是好飲食，何不當留佛及僧分？」作是念已，為佛及僧故留暮食分。明日地了，諸釋婦女以好寶物自莊嚴身，持好飲食大語大笑來行向僧坊，作是言：「佛今當先食我食。」彼亦復言：「佛先食我食，令我長夜得利益安樂。」爾時尼俱陀林中有賊，先犯事擯入是林中，持器仗著中圍遶而臥。但賊主不臥，聞人聲語諸賊言：「諸人皆起，捉刀盾弓箭，聚財物一處，莫令王力聚落力所圍繞得大憂惱。」是諸人皆起，如所約勅，捉刀盾弓箭，聚財物一處。賊主言：「小住！我當往看，為是何人？」即立樹間，聞道上人聲，作沙門聲，問言：「汝是誰耶？」答言：「我等是諸釋婦女，以好寶物嚴身，持好飲食向僧坊，入尼俱陀林中，佛今者當先食我食，我等長夜當得利益安樂。」賊主即還語諸賊言：「今得成事，但當起取。」問言：「云何？」答言：「諸釋婦女以妙寶嚴身，持好飲食入尼俱陀林中。」即時賊皆起，剝脫已裸形放去。如是名聲流布城邑聚落，有惡賊剝脫諸釋婦女裸形放去，即以官力聚落力圍遶捕得諸賊。爾時諸女裸形住，六群比丘往語言：「此食香美過與我來，此食復勝亦與我來。」爾時諸婦女瞋呵言：「不是都不憂念我等

裸形，但念欲得是食。」諸比丘以是事向佛廣說。佛語阿難：「取捨衣中各各與諸女一衣。」阿難言：「爾。」即取捨衣中各各與諸女一衣。諸女著已，持食入僧坊中打揵搥與僧食分，在佛前坐聽說法。佛見諸女坐已，種種因緣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諸女知佛示教利喜已，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。諸女去不久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僧未作約勅僧坊外不自手受食，而僧坊內受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有比丘僧，住阿練兒處，有疑怖畏。若比丘知是阿練兒住處有疑怖畏難，僧未作差，不僧坊外自手受食，僧坊內受，是比丘應向餘比丘說罪言：『長老！我墮可呵法不是處，是法可悔。我今發露悔過。』是名波羅提提舍尼法。」

阿練兒處者，去聚落五百弓，於摩伽陀國一拘盧舍。於北方國則半拘盧舍。

疑者，乃至疑失一水器。

怖畏者，是中乃至畏惡比丘。

僧未差者，僧未一心差是人。

僧坊外者，此僧坊牆障外、若籬障外、若塹障外。

僧坊內者，僧坊牆障內、籬障內、塹障內。

食者，五佉陀尼、五蒲閣尼、五似食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僧未與差，是人不僧坊外自手受根食，僧坊內受，得波羅提提舍尼。莖、葉、磨、果、飯、麨、糒、魚、肉、糜、粟、麨麥、莠子、迦師，皆波羅提提舍尼罪。隨自手受，隨得爾所波羅提提舍尼。從今應羯磨差參知食人，一心和合僧，一比丘問言：「誰能為僧作參知食人？」若有言：「我能。」若有五法不應差作知食人：隨愛、隨瞋、隨怖、隨癡、不知有無。若成就五法，應令作參知食人：不隨愛、不隨瞋、不隨怖、不隨癡、知有無。是中一比丘，僧中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某甲比丘能作參知食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某甲比丘作參知食人。白如是。」如是白二羯磨。「某甲比丘作參知食人竟，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！」若比丘受僧羯磨已，是比丘知是中有賊入，應將淨人是中立。若是中見有人似賊者，應取是食，語諸持食人言：「汝莫來入，是中有

人似賊。」若是持食人強來者，不犯。(四法竟)

明一百七眾學法初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，極高著泥洹僧，極下著、參差著、不周齊著。佛見已作是念：「我當觀過去諸佛，云何著泥洹僧？」空中淨居天言：「世尊！過去諸佛周齊著泥洹僧，佛亦自憶知過去諸佛周齊著泥洹僧。」佛復念：「我當觀未來諸佛，云何著泥洹僧？」空中淨居天言：「世尊！未來諸佛周齊著泥洹僧，佛亦觀知未來諸佛，亦當周齊著泥洹僧。」佛復作是念：「我當看淨居天，云何著泥洹僧？」空中天言：「淨居天周齊著泥洹僧。佛亦自知淨居天周齊著泥洹僧。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以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極高著泥洹僧、極下著泥洹僧、參差著泥洹僧、不周齊著泥洹僧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不極高著泥洹僧，應當學。」

若比丘極高著，突吉羅。若不極高著，不犯。(一)

不極下著泥洹僧，應當學。若極下著泥洹僧，突吉羅。不極下著，不犯。(二)

不參差著泥洹僧，應當學。若參差著泥洹僧，突吉羅。不參差著泥洹僧，不犯。(三)

不如釿頭著泥洹僧，應當學。如釿頭著泥洹僧，突吉羅。不如釿頭著，不犯。(四)

不如象鼻著泥洹僧，應當學。如象鼻著泥洹僧，突吉羅。不如象鼻著，不犯。(五)

不如多羅葉著泥洹僧。應當學。如多羅葉著泥洹僧，突吉羅。不如多羅葉著泥洹僧，不犯(六)

不如麨摶著泥洹僧。應當學。如麨摶著泥洹僧，突吉羅。不如麨摶著，不犯。(七)

不細襵前著泥洹僧，應當學。如細襵前著泥洹僧，突吉羅。不細襵前著，不犯。(八)

不著[革*茸]泥洹僧，應當學。著[革*茸]泥洹僧，突吉羅。不著[革*茸]衣，不犯。(九)

不并襵兩邊著泥洹僧，應當學。若并襵兩邊著泥洹僧，突吉羅。不并襵兩邊著，不犯(十)

不著細縷泥洹僧，應當學。若著細縷泥洹僧，突吉羅。不著細縷，不犯。(十一)

周齊著泥洹僧，應當學。不周齊著泥洹僧，突吉羅。周齊著，不犯。(十二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，極高被衣、極下被衣、參差被衣、不周齊被衣。佛見已作是念：「我當觀過去諸佛，云何被衣？」空中淨居天言：「過去諸佛周齊被衣。佛亦自憶過去諸佛周齊被衣。」佛復念：「我當觀未來諸佛，云何被衣？」空中天言：「未來諸佛周齊被衣。佛亦自知未來諸佛周齊被衣。」佛復念：「淨居諸天云何被衣？」空中天言：「淨居諸天周齊被衣。佛亦自見淨居諸天周齊被衣。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極高被衣、極下被衣、參差被衣、不周齊被衣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不極高被衣，應當學。」極高被衣，突吉羅。不極高被衣，不犯。(十三)

不極下被衣，應當學。極下被衣，突吉羅。不極下被衣，不犯。(十四)

不參差被衣，應當學。參差被衣，突吉羅。不參差被衣，不犯。(十五)

周齊被衣應當學。不周齊被衣，突吉羅。周齊被衣，不犯。(十六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一居士，請佛及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。居士知佛默然受已，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，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，晨朝敷座處遣使白佛：「時到，食具已辦，佛自知時。」佛中前著衣入居士舍。爾時六群比丘，不好覆身入是家內，自看肩臂看胸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不好覆身入家內、自看肩臂看胸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見六群比丘不好覆身入白衣舍，聞居士呵責如王、如大臣。佛食後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不好覆身入家內，自看肩臂看胸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，從今好覆身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不好覆身入家內，突吉羅。好覆身入家內，不犯。(十七)

有時六群比丘，雖好覆身入家內，不好覆身坐，自看肩臂看胸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不好覆身坐家內，看肩臂看胸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見諸比丘不好覆身坐家內，自看肩臂看胸。佛見已食後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呵責諸比丘：「

云何名比丘，不好覆身坐家內，自看肩臂看胸？」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，從今好覆身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不好覆身坐家內，突吉羅。好覆身坐，不犯。(十八)

有時六群比丘，不善攝身入家內，脚蹴大車、小車、犢車、輦輿，輪樹柱壁瓶甕倒地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不善攝身入他家，脚蹴物倒地如盲人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善攝身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不善攝身入家內，突吉羅。善攝身入家內，不犯。(十九)

又六群比丘，雖善攝身入家內，不善攝身坐，蹴大車、小車、犢車、輦輿輪樹柱壁瓶甕床榻倒地如盲人。佛知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善攝身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不善攝身坐家內，突吉羅。若善攝身坐，不犯。(二十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世尊中前著衣與諸比丘入舍衛城。諸佛常法，若以神通力入城邑聚落時，現如是希有事，謂象申鳴、馬悲鳴、諸牛王吼、鵝鴈、孔雀、鸚鵡、舍利鳥、俱均羅猩猩諸鳥，出和雅音。大鼓、小鼓、箜篌、箏笛、琵琶、簫瑟、篳篥、鐃鈸，不鼓自鳴。諸貴人舍所有金器內外莊嚴具，若在箱篋中自然作聲。盲者得視、聾者得聽、瘂者能言、拘躄者得伸、跛蹇者得手足、睞眼得正、病瘦者得除、苦痛者得樂、毒者得消、狂者得正、殺者離殺、偷者離偷、邪婬者不邪婬、妄語者不妄語、兩舌惡口無義語者不無義語、貪者不貪、瞋者不瞋、邪見者離邪見、牢獄閉繫枷鎖杻械悉得解脫、憒鬧處者皆得空閑、未種善根者種、已種者增長、已增長者得解脫、諸伏藏寶物自然發出，現如是希有事，諸眾生得利益。爾時佛漸漸行到城，以右足著門閫上，如是等種種希有事皆現。爾時人民於屋上堂壁樓閣上看佛及僧，是中有未曾見佛者，有曾見佛者指示言：「此是佛、此是舍利弗、目連、阿那律、難提、金毘羅、此是六群比丘。」六群比丘聞已，仰看作是言：「某女人盲、某睞眼、某赤眼、某短鼻、某癭、某背僂、某跛、某白、某黑、某無威德。」諸女人聞已，語六群比丘言：「我非汝婦，不與汝私通，我等好醜何豫汝事？而字名我等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從佛及僧入城，何豫汝事？指我等言：『此是六群比丘。』似如過罪人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高視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高視入家內，突吉羅。不高視入家內，不犯。(二十一)

爾時佛及僧露地坐食，諸人在堂屋上牆壁樓閣上，看佛及僧。是中有人未曾見佛者，中有曾見佛者指示言：「此是佛、此是舍利弗、目連、阿那律、難提、金毘羅、此是六群比丘。」六群比丘聞已，即仰視作是言：「某女人盲、某睞眼、某赤眼、某短鼻、某癭、

某背僂、某跛、某黑某白、某無威德。」諸女人聞已語六群比丘言：「我等非汝婦，不與汝通，我等好醜何豫汝事？而名字我等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從佛及僧受請坐食，何豫汝等事？而指我等言：『此是六群比丘。』似如過罪人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高視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高視坐家內，突吉羅。不高視坐家內，不犯。(二十二)

又六群比丘，嫌呵供養入家內，作是言：「昨日飲食香美熟好，次第等與好敷座處；今日或當不如昨日香美熟好，或不次第等與。」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不善，不種不穫，但能噉食出他過罪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呵供養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呵供養入，突吉羅。不呵供養入，不犯(二十三)

又六群比丘，入時不呵供養，坐已便呵，作是言：「昨日飲食香美熟好，次第等與好敷座處；今日或當不如昨日香美熟好，或不次第等與。」諸居士呵言：「是沙門釋子不善，不種不穫，但能噉食出他過罪。」佛聞是事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呵供養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呵供養坐，突吉羅。不呵供養坐，不犯(二十四)

又六群比丘，高大聲入家內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高大聲入家內，如婆羅門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從今靜默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不靜默入家內，突吉羅。靜默入，不犯。(二十五)

又六群比丘，雖不高聲入家內，便高聲坐如婆羅門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高大聲坐他家，如婆羅門。」佛聞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靜默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不靜默坐家內，突吉羅。若靜默坐，不犯。(二十六)

又六群比丘，蹲行入家內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蹲行入家內，似如截脚。」佛聞已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蹲行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蹲行入家內，突吉羅。不蹲行入，不犯。(二十七)

又六群比丘，雖不蹲行入家內，便蹲坐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蹲坐家內，如外道。」佛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蹲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蹲坐家內，突吉羅。不蹲坐，不犯。(二十八)

又六群比丘，以衣覆頭入家內。諸居士瞋呵責言：「是諸比丘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以衣覆頭入家內，似如伺捕人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不覆頭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覆頭入家內，

突吉羅。不覆頭入，不犯。(二十九)

又六群比丘，雖不覆頭入家內，覆頭坐家內，諸居士呵責：「諸比丘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覆頭坐家內，似如伺捕人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不覆頭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覆頭坐，突吉羅。不覆頭坐，不犯。(三十)

又六群比丘襆頭入家內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襆頭入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襆頭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襆頭入，突吉羅。不襆頭入，不犯。(三十一)

又六群比丘，雖不襆頭入家內，而襆頭坐家內。諸居士呵責：「諸比丘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襆頭坐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襆頭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襆頭坐，突吉羅。不襆頭坐，不犯。(三十二)

又六群比丘，肘隱人肩入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肘隱人肩入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肘隱人肩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肘隱人肩入家內，突吉羅。不肘隱人肩入，不犯。(三十三)

又六群比丘，雖不肘隱人肩入，家內便肘隱人肩坐家內。諸居士瞋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肘隱人肩坐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肘隱人肩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肘隱人肩坐，突吉羅。不肘隱人肩坐，不犯。(三十四)

又六群比丘，叉腰入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叉腰入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叉腰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叉腰入，突吉羅。不叉腰入，不犯。(三十五)

又六群比丘，雖不叉腰入家內，便叉腰坐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叉腰坐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不叉腰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叉腰坐，突吉羅。不叉腰坐，不犯。(三十六)

又六群比丘，左右反抄衣入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左右反抄衣入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左右反抄衣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左右反抄衣入家內，突吉羅。不左右反抄衣入，不犯。(三十七)

爾時六群比丘，雖不左右反抄衣入家內，便左右反抄衣坐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左右反抄衣坐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？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不左右反抄衣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左右反抄衣坐，突吉羅。不左右反抄衣坐，不犯。(三十八)

又六群比丘，偏抄衣入家內。諸居士訶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偏抄衣入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偏抄衣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偏抄衣入，突吉羅。不偏抄衣入，不犯。(三十九)

又六群比丘，雖不偏抄衣入家內，便偏抄衣坐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偏抄衣坐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不偏抄衣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偏抄衣坐家內，突吉羅。不偏抄衣坐，不犯。(四十)

爾時六群比丘，以衣覆右肩、全舉左肩上入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以衣覆右肩全舉左肩上入家內，如王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應以衣覆右肩、全舉左肩上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以衣覆右肩、全舉左肩上入家內，突吉羅。不以衣覆右肩、全舉左肩上入，不犯。(四十一)

又六群比丘，雖不以衣覆右肩上、全舉左肩上入家內，便以衣覆右肩上、全舉左肩上坐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以衣覆右肩、全舉左肩上坐家內，如王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應以衣覆右肩、全舉左肩上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以衣覆右肩、全舉左肩上坐，突吉羅。不覆右肩、全舉左肩上坐，不犯。(四十二)

爾時六群比丘，掉臂入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掉臂入家內，似如種穀人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掉臂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掉臂入，突吉羅。若不掉臂入，不犯。(四十三)

爾時諸比丘，雖不掉臂入家內，便掉臂坐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功德。』掉臂坐家內，似如種穀人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掉臂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掉臂坐，突吉羅。若不掉臂坐家內，不犯。(四十四)

爾時六群比丘，搖肩入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搖肩入

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搖肩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搖肩入家內，突吉羅。不搖肩入，不犯。(四十五)

爾時六群比丘，雖不搖肩入家內，便搖肩坐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搖肩坐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搖肩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搖肩坐，突吉羅。不搖肩坐，不犯。(四十六)

又六群比丘，搖頭入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搖頭入家內，似如鬼捉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搖頭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搖頭入家內，突吉羅。不搖頭入，不犯。(四十七)

又六群比丘，雖不搖頭入家內，便搖頭坐家內。諸居士呵責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搖頭坐家內，似如鬼捉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搖頭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搖頭坐，突吉羅。不搖頭坐，不犯。(四十八)

爾時六群比丘，搖身入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搖身入家內，似如舞人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搖身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搖身入，突吉羅。不搖身入，不犯。(四十九)

爾時六群比丘，雖不搖身入家內，便搖身坐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搖身坐家內，似如舞人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搖身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搖身坐家內，突吉羅。不搖身坐家內，不犯。(五十)

爾時六群比丘，携手入家內，蹴蹋瓶甕器物倒地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携手入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携手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携手入家內，突吉羅。不携手入家內，不犯。(五十一)

又六群比丘，雖不携手入家內，便携手坐家內。諸居士言：「諸長老！相近坐，此請比丘多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汝等更有何等事？何不廣敷座處，令我等相近坐耶？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携手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携手坐家內，突吉羅。不携手坐，不犯。(五十二)

又六群比丘，翹一脚入家內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翹一脚

入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翹一脚入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翹一脚入，突吉羅。不翹一脚入家內，不犯。(五十三)

爾時六群比丘，雖不翹一脚入家內，便翹一脚坐家內。諸居士言：「諸長老！相近坐，我請比丘多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汝等更有何等事？何不廣敷座處，令我等相近坐耶？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應翹一脚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翹一脚坐家內，突吉羅。不翹一脚坐，不犯。(五十四)

爾時六群比丘，累髀坐家內下露形體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累髀坐家內下露形體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累髀坐家內，應當學。」若累髀坐家內，突吉羅。不累髀坐，不犯。(五十五)

爾時六群比丘累脚坐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累脚坐家內，如王、如大臣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累脚坐，應當學。」若累脚坐，突吉羅。不累脚坐，不犯。(五十六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六群比丘，早起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。有一居士中門前獨坐床上，以掌扶頰愁憂不樂。時六群比丘共相謂言：「此人憂慼，我能令語笑。」六群比丘前到是居士所，以掌扶頰愁憂而住。居士笑而問言：「汝等何急共相憂愁，以掌扶頰而住。」六群比丘顧語諸比丘言：「我即令語笑已。」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以掌扶頰令白衣語笑，如戲笑人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掌扶頰坐家內，為白衣笑故，應當學。」若掌扶頰坐，突吉羅。不掌扶頰坐，不犯。(五十七)

佛在王舍城，爾時有一居士，請佛及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已。居士知佛受已，從坐而起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，還到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，晨朝敷座處。遣使白佛時到：「食具已辦，佛自知時。」佛及僧入居士舍坐。是居士知佛及僧坐已，自手行水欲下飲食。時六群比丘，持鉢置前四向顧視，居士下飯著鉢中已過去。六群比丘言：「此中何以不與飯？」居士言：「已與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不與。」居士言：「看鉢中。」看已喚居士言：「授我鉢來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汝等向者心在何處？今方喚授鉢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一心受飯，應當學。」若不一心受飯，突吉羅。若一心受，不犯。(五十八)

又六群比丘，以飯滿鉢向餘處看，諸居士著羹鉢中已過。六群比丘言：「此中何以不與羹耶？」答言：「已與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不與。」居士言：「何不看鉢中？」看已語

言：「授我鉢來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汝向者心在何處？今方喚授鉢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一心受羹，應當學。」若不一心受羹，突吉羅。一心受羹，不犯。(五十九)

又六群比丘，溢鉢受飲食，是中飯羹溢出。諸居士言：「飯當更益，羹亦當更益，何以溢鉢取棄？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溢鉢受食，應當學。」若溢鉢受食，突吉羅。不溢鉢受，不犯。(六十)

又六群比丘，以羹菜澆飯，但取羹菜處飯食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何以澆食如小兒？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等羹飯和合食，應當學。」若不等羹飯食，突吉羅。若羹飯等食，不犯。(六十一)

又六群比丘，飯上若有酥酪及羹，剛中噉如井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食如婆羅門食？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應剛中噉如井，應當學。」剛中食，突吉羅。不剛中食，不犯。(六十二)

又六群比丘摶飯食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摶飯如小兒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摶飯食，應當學。」若摶飯食，突吉羅。不摶飯食，不犯。(六十三)

又六群比丘，大摶飯食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大摶飯食，似如有人欲奪驅逐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大摶食，應當學。」若大摶食，突吉羅。不大摶食，不犯。(六十四)

又六群比丘，手把飯食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手把飯食，如田種人。」佛聞是事語諸比丘：「從今不手把飯食，應當學。」手把飯食，突吉羅。不手把飯食，不犯。(六十五)

又時諸比丘次第坐食，有一比丘，食未至便大張口。六群比丘與比坐，以戲故持土塊著口中。爾時眾中有如是不清淨事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豫張口待飯食，應當學。」若食未至豫張口待食，突吉羅。不豫張口待，不犯。(六十六)

有時六群比丘唅食語，羹飯從口流出，比坐比丘見便吐逆。佛言：「從今不唅食語，應當學。」若唅食語，突吉羅。不唅食語，不犯。(六十七)

又六群比丘嚙半食，半在口中，半在手中。佛言：「從今不嚙半食，應當學。」若嚙半食，突吉羅。不嚙半食，不犯。(六十八)

佛在伽維羅衛國。爾時摩訶男釋，請佛及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。知佛默然受已，即從坐起頭面禮足右遶而去。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，早起敷座處，遣使白佛言：「時到！食具已辦，佛自知時。」佛著衣持鉢及僧入摩訶男舍坐。摩訶男見佛坐已，自手行水。是食乳已辦，自手下飯與乳，諸比丘吸食作聲。爾時有比丘先是伎兒，聞是聲即起舞。諸比丘大笑，笑時口中飯粒出，有鼻孔中出者，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云何令他笑如伎兒？」佛見諸比丘作是事，聞諸居士呵責時佛默然。食後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佛知故問舞比丘：「汝以何心舞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欲出諸比丘吸食過罪，及戲笑故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不吸食，應當學。」若吸食作聲食，突吉羅。不吸食作聲，不犯。(六十九)

又六群比丘，嚼食唼唼作聲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：『善好有德。』嚼食唼唼作聲，如猪唼食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不嚼食作聲，應當學。」嚼食作聲食，突吉羅。不嚼食作聲，不犯。(七十)

又六群比丘，滿口著飯漸漸咽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如獼猴食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不未咽食食，應當學。」未咽食食，突吉羅。咽已食，不犯。(七十一)

又六群比丘吐舌食，作是言：「誰能全吞令摶不壞？」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吐舌食如小兒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不吐舌食，應當學。」吐舌食，突吉羅。不吐舌，不犯。(七十二)

又六群比丘縮鼻食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應好棄涕，為寒耶？為噉蒜耶？」佛言：「從今不縮鼻食，應當學。」縮鼻食，突吉羅。不縮鼻食，不犯。(七十三)

又六群比丘舐手食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羹飯盡當更益，何以舐手？」佛言：「從今不舐手食，應當學。」若舐手食，突吉羅。不舐手食，不犯。(七十四)

又六群比丘，指抆鉢食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羹飯盡當更益，何以指抆鉢食？」佛言：「從今不指抆鉢食，應當學。」若指抆鉢食，突吉羅。不指抆鉢食，不犯。(七十五)

又六群比丘食著手振却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諸比丘食如王如大臣，振手食棄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不振手食，應當學。」振手食，突吉羅。不振手食，不犯。(七十六)

又六群比丘棄著手飯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是諸沙門不善，不種不穫，但噉復棄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不棄著手飯，應當學。」棄著手飯，突吉羅。不棄，不犯。(七十七)

爾時六群比丘，膩手便捉飲器，比坐比丘見便吐逆。佛言：「從今不膩手捉飲器，應當學。」膩手捉飲器，突吉羅。不膩手捉，不犯。(七十八)

又六群比丘，不病自為索飯索羹。佛言：「從今不病不自為索飯索羹，應當學。」不病自索羹飯，突吉羅。若病索，不犯。(七十九)

又六群比丘，以飯覆羹，更望得故。語諸居士言：「此中著羹。」答言：「先噉鉢中飯覆者。」佛言：「從今不飯覆羹欲望更得，應當學。」若飯覆羹更望得者，突吉羅。更不望得覆者，不犯。(八十)

又六群比丘。呵相看比坐鉢中，作是言：「汝多我少，我少汝多。」佛言：「不訶相看比坐鉢，應當學。」呵相看比坐鉢，突吉羅。不呵相看，不犯。(八十一)

又一比丘僧中食時看餘處，六群比丘與作比坐，以戲笑故，持骨著其鉢中。此比丘持手著鉢中欲食，觸骨驚怖。以是事故，佛言：「端視鉢食，應當學。」若不端視鉢食，突吉羅。端視鉢食，不犯。(八十二)

又六群比丘多受食，不次第噉盡殘在鉢中，便著水湯棄，滿澡盤中，收殘食器皆滿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是諸沙門不善，不種不穫，但能噉復棄。」佛言：「次第噉食盡，應當學。」不次第噉食盡，突吉羅。次第噉盡，不犯。(八十三)

佛在迦毘羅國。爾時有居士，請佛及僧明日食，佛默然受。居士知佛默然受已，從坐起頭面禮佛足右遶而去，還自舍通夜辦種種多美飲食，早起敷坐處，遣使白佛：「時到！食辦，佛自知時。」佛及僧到居士舍，新堂上水精作地。諸比丘洗鉢水中有殘食，捨著堂上似如吐。諸居士呵責言：「是諸比丘不善，更有屏處可棄此水，何以乃棄此堂上？」佛言：「洗鉢水有飯，不問主人不應棄舍內，應當學。」若不問主人棄舍內，突吉羅。問主人棄者，不犯。(八十四竟)